

暗香袭人

历史的吊诡与幽昧

端木赐香

著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
暗香袭人

历史的吊诡与幽昧

端木赐香

著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CHINA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暗香袭人: 历史的吊诡与幽昧 / 端木赐香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发展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5177-0234-4

I . ①暗… II . ①端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—近代史—通俗读物
IV . ① K25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07426 号

书 名: 暗香袭人: 历史的吊诡与幽昧

著作责任者: 端木赐香

出版发行: 中国发展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)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77-0234-4

经 销 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6.5

字 数: 242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联系电话: (010) 88919581 68990692

购书热线: (010) 68990682 68990686

网络订购: <http://zgfcbs.tmall.com>

网购电话: (010) 88333349 68990639

本社网址: <http://www.developress.com.cn>

电子邮件: 370118561@qq.com

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

本社图书若有缺页、倒页, 请向发行部调换



阅前须知

如果把写作看作分娩的话，那么给自己的书作起名，就相当于给自己的闺女起名了，特别是前面已有了几个闺女。按照中国传统的起名规矩，这本小著怎么着也应该起名为《糊涂读史：历史的吊诡与幽味》，因为 N 年前出版了一本《糊涂读史：明清的帝国偏执与盛世张皇》。放到一起，怎么也是一对姐妹花！

但是我很偏爱“暗香袭人”这个名头，于是就给她起名为《暗香袭人：历史的吊诡与幽味》。要找原因的话，至少能找出这么几条。

第一，由于我在姐妹们中行三，数学脑子极端不发达，故而被两位姐姐称作“三糊涂”。初混网络江湖的时候，我就把这名头扛出来了，但是不知是网友偏见，还是这世道只有男人才够格糊涂，总之，诸多小网友想当然地把“三糊涂”当作一位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了。有些叫我“三糊涂叔叔”也就罢了，我深怕随着网龄的增长，他们会改叫我“三糊涂大爷”，或者就像孟非那样，直接进入“三爷爷”的行列。于是我自作聪明地把自己的网名改成了“端木赐香”。网络老友虽然还知道我最初的名头是“三糊涂”，平日行文中我也自称“糊涂”，但是鉴于我对端木赐（字子贡）的神往与喜欢，更鉴于我自己的价值诉求——想做一个风流倜傥、暗香袭人的小女人，于是，“端木赐香”成了我的最爱。

第二，我不知道“端木赐香”比“三糊涂”还要混得惨。“三糊涂”顶多让人误会你的性别，但“端木赐香”却直接让人怀疑你的族籍、立场与国别。我跟人戏言说：“端木赐香”这个名头，

已成了考验各路网友智商的一道入门题了。我不知道那些所谓的爱国壮士、民族愤青都是如何学习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，反正他们既不知道端木乃中国古老的复姓之一，更不知道日本的片假字、平假字都是直接从中国汉字演变来的，当然，孔子名徒中那个风流倜傥的大帅哥端木赐他们也假装闻所未闻，总之，一看我的“端木赐香”，他们就火冒三丈，大骂小日本滚回日本去。以至于有些网友不无调侃地说：你知足吧，人家没有叫你还钓鱼岛就不错了。

你说日本女人就日本女人吧，有些网友干脆直接骂我日本寡妇。除此之外，我被骂的名头还有美日特务、汉奸卖国贼、满清遗孽、端方后人、杨荫榆的侄孙女杨开凤入了日籍后改名端木赐香、端木蕻良后代……以至于一些网友都羡慕我了，说：糊涂姐，你被骂的这些名头中，随便挑一个也比你那河南农村穷丫头的出身更土豪、更高大上……总之，一个“端木赐香”要比一个“三糊涂”引起的欢乐多多了。眼见得一个个爱国小将栽倒在“香”字脚下——腾讯微脖网友@张蔚东说：“老师的这个网名真是个坑啊，不知为此掉下去了多少猪！”@默默的若兮说：“等于名字就是个陷阱，不懂的家伙，还没来的及打照面，直接玩完”——请原谅我的不地道吧，我的欢乐确实建立在一些人的愚昧之上！

第三，我的这种不地道，不仅仅限于名头中，相反，我一定要把它延伸到我的著述中，这也算一种小女人的恶作剧吧。一句话，我没有传统的史德，所谓的做人的厚道也与我无缘，或者说我自有我的史德、我的厚道。我的史德与厚道，就是把自己的史识、史著，打造成一枚枚的暗器，给读者种种猝不及防；我的快感，来自于读者的错愕、惊诧或惊喜。总之，我是吓人没商量。这种吓人，这种小女人的恶作剧，称之为“暗香袭人”再贴切不过了。

有朋友说，一看这名头，就想到了言情小说，一点不严肃。啧啧，我这当然是严肃的历史之作，但是我的价值诉求——无趣的人不交，无趣的事不做，无趣的书不写——是永远的追求。严肃的事，为嘛不能以有趣的方式为之呢？或者说，越是严肃的事，

我越想举重若轻。中国人民已经够苦逼了，难道我还要以自己的作品，让自己的读者更苦逼吗？不能，我不能那么缺德。总之，再严肃的著作，我也要以有趣的行文成之，并且给它起一个有趣的、不无恶作剧之乐的书名。欧了，事情就这样成了吧。

本集文章主要来源于我在“腾讯大家”的专栏，根据内容我简分为四辑：历史的背影、历史不忍直面、历史的幽昧、历史不能假设。真正的历史其实是丰富多彩的，历史人物更是多面的，可惜的是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中国的历史，特别是面向大众的历史，一直是宏大化、政治化、扁平化、脑残化的。比如林则徐，在中国的历史著述中，几乎是一个“高大全”的人物，神圣不可侵犯。事实上果真如此吗？他的愚昧、他的局限，甚至他在英国沦落为小丑的形象，一般的读者是不知道的；比如孙中山，在不断的美化中，也成了民主自由的形象代表，问题是，他真的能代表民主自由吗？他和他的革命小伙伴们身上残留的唯我独尊、为目的不择手段等诸多传统的负面，直到今天还构成了历史与现实的负资产，没有遭到有价值的清算。正因为革命叙事、革命话语及革命人物没有遭到有价值的清算，那么历史的另一极，比如我们河南帅哥袁世凯，就不能遭遇历史的公正之评。

这是历史的一线与二线人物，至于历史的后台——三线与四线还有很多卑微的历史小人物，由于历史大人物聚焦于历史的镁光灯下，夺走了所有的属于自己并不属于自己的光彩，历史对小人物就更加不公平了，比如秋瑾的丈夫王子芳：秋瑾有多伟大，这个小丈夫就有多卑微；秋瑾有多光彩，这个小丈夫就有多丑陋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比如鸦片战争中的张喜，作为钦差大臣伊里布的私人长随，居然成了中英之间真正的中方谈判代表，但是有谁了解他的夷务活动、心理历程及最后命运？更关键的是，这些问题既能彰显传统中国的政治逻辑与文化底蕴，还能昭示中国近代化起步的迟缓与转身的笨重，对当下仍不无启迪作用。

历史就是还原，虽然这种还原由于主、客观条件的限制，可能不尽如人意，但是我们毕竟在努力。还原之后，才能谈得上历史的警醒与历史的智慧，否则我们从历史中不但不是什么东西也

没学到，简直是越学越傻了。闲话少说，还是跟我走进书中，去观摩这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吧，不过好心地提醒一句：防我暗器，防我偷袭啊。

我是“放牛的孩子王二小”，我只负责把你引进我的迷魂阵，至于你能不能爬出来、以何种方式爬出来，就是你自己的事了。如果你阅读的过程中有了些微的收获，哪怕就是一个错愕、一个踉跄，对我这个喜欢恶作剧的小女人来讲，就是不小的收获了！当然了，如果你栽个跟头，我就要捶地大笑了。祝阅读愉快，并冀阅后不要找我算账啊！我撤了。

是为序。

端木赐香

于 2014 年 9 月 9 日 · 一个特别的日子



目录

第 / 辑

-1~54- 历史的背影

手中提一根细手杖，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，
胸前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，脸色白得发青、大眼睛、高鼻梁、
薄嘴唇。身材苗条，好一个潇洒的青年。

—
1

1903：女汉子秋瑾的背影 /2

哥是吓死的：可怜秋瑾小丈夫 /11

1912：一个女人的战斗 /23

沈佩贞：一位民国政治宝贝的花样人生 /32

孙中山与宋庆龄“婚约”的背后 /41

许广平：从“伟大的第三者”到“重婚”再到“通奸”？ /47

第2辑

历史不忍直面 -55~128-

“宋案”本身的悲剧性，及革命党出于政治需要所做的悲情宣传，使得宋教仁的历史形象更多偏向悲剧色彩。事实上，真实的宋教仁其实是很闹的。

56/ 光膀黄兴

60/ “大嘴巴”挨大嘴巴的故事：真实的宋教仁有多闹

67/ 革命的另一面相：以革命小将张振武为例

77/ 你是疯子还是傻子：端纳眼里的孙中山

87/ 老二与老大是如何瞪眼的：黄兴与孙中山的几次冲突

94/ 国父这是干吗呢：孙中山致日本内阁首相大隈重信的一封信

100/ 这个浪人有些“浪”：孙中山亲密战友宫崎寅藏浪漫人生

110/ 以敌为镜：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形象

118/ 千年的骗局：有关郭巨埋儿之真相

123/ 面对台湾地区的高中历史教材，我们会有多惭愧

-129~208- 历史的幽昧

这是时代的悲剧，也是小人物的悲哀。

- “阿美士德”号在中国沿海的“和平演变” /130
- 从罪魁祸首到民族英雄：林则徐历史形象之演变 /146
- 林则徐撒谎不？ /159
- 鸦片战争前琦善与林则徐的个人关系考述 /167
- 晚清官场生态学之一例：怡良密折与琦善之倒台 /175
- 张喜：鸦片战争中的一个“战国出土文物” /185
- 扬威将军奕经和一场稀里糊涂的战事 /201

第4辑

历史不能假设 -209~253-

别骂我，这都什么时代了，俺总有做个中国梦的自由吧？
你做你的梦，我做我的梦，做梦自由，梦境万岁！

210/ 如果袁世凯当上皇帝

221/ 谁在助推洪宪帝制

229/ 袁世凯怎么就成了个“冤大头”

235/ 袁世凯是如何被坑的

243/ 张勋复辟也需要理解

248/ 好想我们也有个“乔治小王子”

第 / 辑

历史的背影

手中提一根细手杖，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，胸前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，脸色白得发青、大眼睛、高鼻梁、薄嘴唇。身材苗条，好一个潇洒的青年。



1903：女汉子秋瑾的背影

对秋瑾来说，1903 年构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。

1903 年，她随丈夫王子芳（字廷钧）赴京。王子芳，曾国藩表侄，湖南湘乡的“高富帅”，这次进京是因为在户部捐得一个户部主事。官职不算大，正六品，但好歹是中央财政部的公务员，职衔比县令还要高一品。相形之下，秋家却是刚刚败落的官宦之家，在王家面前变得有些灰头土脸：其一，秋瑾的祖父秋嘉禾，举人出身，做到过知县、知州、同知之类，1894 年辞世，人走茶凉；其二，秋瑾的父亲秋寿南，也是举人出身，也是做到知州，1901 年辞世，又凉了一圈；其三，秋瑾兄妹四人，一哥一弟一妹，秋瑾行二，她的婚事是其父 1895 年调任湘乡厘金局总办后与当地大富豪王家联上的，也叫官商托结，门当户对吧。王家是富商，秋家是税务局的，一个负责挣钱，一个负责收钱，差不多能打个平手。可秋父一死，家里唯一的摇钱树没了，王家就开始给脸色看了，何况秋女士也不是那种低眉顺眼的小媳妇儿，平时做派就颇让婆婆看不惯。

秋父死后，1902 年，秋家与王家合伙开了一个钱庄，不用说，这是亲家想帮衬秋家呢。可是秋家没有一个擅长经营的，折腾到年底，破产了。秋瑾在婆家的日子更不好过了。老公虽然是高富帅、佳少年、美丰仪，但秋瑾却是“公知”，还是“女公知”，平时写个诗，都是“闺人欲

负戈”^①、“难将巾帼易兜鍪”^②什么的，所以两人谁看谁也不顺眼。鉴于中国的大男子没法写怨诗之类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，都是秋瑾的：“可怜谢道韞，不嫁鲍参军”^③；“知己不逢归俗子，终身长恨咽深闺”^④云云。现在，王子芳要来京城走两步了，他没想到，媳妇儿比自己走得更远。

1903年，秋瑾在京城认识了生命之旅中一个很致命的闺蜜——吴芝瑛！吴芝瑛，19世纪的60后，在70后的秋瑾面前自然是大姐大。这个女人不简单，她是无锡才子、户部郎中廉泉之妻，安徽桐城派大文学家吴汝纶之侄女，吴汝纶还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，秋瑾又是曾国藩的表侄媳，双方关系自然又近了一层；当然，更吸引秋瑾的，应是吴芝瑛的维新倾向与北京干部家属的上层社交资源。总之，秋瑾在吴的影响下，眼界大开，女权意识大觉醒。

1903年，秋瑾开始公开着男装出现，且有诗云：“身不得，男儿列，心却比，男儿烈！”^⑤我估摸着，若条件许可，小娘们儿都敢去做变性手术呢。在她的观念里，着男服至少可算是男女平等的一个标志吧。这跟如今的某些女权主义者希望学着男人的小样儿站着小便，应该是一个心理状态。

1903年，秋瑾与丈夫发生了巨大冲突。这一年的中秋，王子芳说好要在家宴客，让秋瑾在家准备，但到傍晚就被哥们儿拉出去吃花酒了。众所周知，中国的小姐一般都挺有职业精神与专业水准的，伺候得男人流连忘返，女权意识大觉醒的秋瑾自然等得不耐烦，就穿着男装偕小厮去戏园看戏了——其实这不是健全的女权主义，如果是健全的女权主义，当是着女装，偕小丫，去逛鸭店才是。问题是，就这种不完全的女性解放，秋瑾的丈夫都大光其火，回来就把秋瑾痛打了一顿。秋瑾虽然少女时代就练过刀剑马术，但毕竟裹了小脚，总之，打不过男人家家的。但

① 秋瑾：“感事”，载于《秋瑾集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第77页。

② 秋瑾：“杞人忧”，载于《秋瑾集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第60页。

③ 秋瑾：“谢道韞”，载于《秋瑾集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第74页。

④ 秋瑾：“精卫石·第四回”，载于《秋瑾集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第151页。

⑤ 秋瑾：“满江红”，载于《秋瑾集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第101页。

这口气却是忍不下去的，于是离家出走，找了个宾馆住下了。虽然王子芳派仆妇好言好语地把秋瑾哄回来了，但是秋瑾与丈夫的关系却变得很恶劣，对丈夫的评价变成了“禽兽之不若”。

1904年，秋瑾与吴芝瑛订文字之交，结同心兰谱，并在吴芝瑛的妇女沙龙里结识了生命之旅中又一个关键的女人——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（以下简称繁子）。

下面我们看看繁子对秋瑾的印象：

想不到出现在我面前的朋友，究竟是男还是女？高高的个头，蓬松的黑发梳成西洋式发型，蓝色的鸭舌帽盖住了半只耳朵，蓝色的旧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体，袖头长得几乎全部盖住了她那白嫩的手。手中提一根细手杖，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，胸前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，脸色白得发青、大眼睛、高鼻梁、薄嘴唇。身材苗条，好一个潇洒的青年。^①

最引我眼亮的，是秋瑾与繁子话不投机的那些部分。

首先是有关男装问题。秋瑾给繁子解释曰：“我要成为男人一样的强者，所以我要先从外貌上像个男人，再从心理上也成为男人。留辫子是异族人的习俗，不是中国人的装束，所以我穿西服。”

繁子同情地望着秋瑾，说：“你女扮男装有点孩子气了。由羡慕男子而模仿男子的形态，这样做毋宁说有些卑屈了。穿了男子的服装，但身体是换不了的，女子到哪里也是个女子，要毫不自卑地、堂堂正正地活着，才能让男人敬慕。”^②

不得不承认，这番对话，显出日本这个小女人的高超来。

其次是关于保守与革新的对话。秋瑾说：“敢问，夫人是保守派，还是革新派？”繁子说：“我是孔子的信徒。”秋瑾嘟嘟囔囔地说：“孔子的信徒，那就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信徒喽！”繁子说：“是的，我是

① [日]服部繁子：“回忆秋瑾女士”，载于《秋瑾研究资料》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171页。

② 同上，第173~174页。

孔子的信徒。孔子说‘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’，这里所说的女子另有一番意思。不过这句话从某种角度上讲也可以说是一句格言。现在不是说‘女子无才便是德’吗？就是说女子有了学问害多益少。这是对妇女的侮辱，也可以说是当头一棒。我希望我们注意自身的修养，而不必去计较这些事情。我一向佩服中国女子有勇气、好学习，所以我才说这些话。我们都是女人，应该冲破国界，同病相怜，同胞相爱。我们虽初次见面，向你说这些话，是完全出于好意。”^①

繁子当然是好意，不过令我眼亮的在别处。说实话，虽然我本人并不尊崇孔儒，但我对日本人如此尊崇孔儒深表尊崇。正如我最尊崇的学者严修去日本考察后所发现的，日本真是一个让人不得不服的民族，日本友人告诉严修，日本明治维新的根基就是儒学。待严修参观日本的教育博物馆时，更是大吃一惊。这里可以参见李冬君女士的描述：

博物馆里陈列着课堂教学用具及实业教学用具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学教育博物馆，严修在此大开眼界。尤其耐人寻味的是，其中还设有孔庙。孔庙三重门，一重入德门，二重杏坛，三重大成殿，均于秋风秋雨中肃立。冷眼一观，在西学那华丽的皮囊里，依然静穆地寄存着儒学至圣孔子的灵魂。^②

我拐这么多弯，想说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它导致一个我很不情愿说出的结论，那就是：好东西在中国人手中可以变坏，坏东西到日本人手中可以变好！近代以来，中国人已把孔儒打到十八层地狱了，但也没见建立起啥新东西来，岂不惭愧乎？

再次是有关革命的。当秋瑾问繁子对革命有何高见时，繁子说自己愣了，回的是：“革命？秋瑾，我们日本是奉戴万世一系的天皇的国家，一听‘革命’这个词就觉得讨厌。”繁子对此评价曰：“说到这里，可看

① [日]服部繁子：“回忆秋瑾女士”，载于《秋瑾研究资料》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172页。

② 李冬君：《中国私学百年祭：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》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09页。

出秋瑾的思想过于激进。‘革命’是中国时常出现的一种流行病，秋瑾也正患着这种病。”^①

其他不说，单说繁子与秋瑾上述几番对话，也能看出一个日本小女人比一个中国大女杰高超许多。这应该也是近代日本迅速赶超中国的原因所在吧？

秋瑾本来想去美国留学的，但认识繁子后，她改变主意了，她要去日本留学。我真不知道这种改变，对秋瑾来说是幸还是不幸？

1904年6月，繁子归国省亲，秋瑾丢下高富帅的老公、八岁的儿子和四岁的闺女，留给我们一个决绝的背影，跟着繁子东渡了。东渡前，秋瑾的《宝刀歌》和《剑歌》在京师流传一时。光看诗名，就可以知道这些都属“管制刀具”了，遑论诗中还有“愿从兹以天地为炉、阴阳为炭兮，铁聚六州。铸造出千柄万柄宝刀兮，澄清神州”之类明显具有煽动颠覆之嫌疑的宏愿了。

东渡后，秋瑾即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会馆报到，并在会馆的“日语讲习所”学习日文。当时的日文教师松本龟次郎如此回忆秋瑾：“白皙的皮肤，柳眉，身体苗条，体态轻盈，黑色花纹的和服上衣配一件当时流行的紫色裙子，小脚；日本发型，莲步蹒跚。每天来校从不缺课。回答问题清楚，提问也很尖锐。”^②

同时，秋瑾在服部繁子的介绍下，认识了日本实践女子学校校长、著名的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，并进入实践女校学习。该校设三年制的普通中学课程，校规极严。进校之前，服部繁子再三向秋瑾告诫，切勿多讲当时“流行的过激言词”。秋瑾当然不适应这种校风，对学校多所不满，学习一阵子后就离开了。但1904年底，为了适应中国留学生的快餐式需求，下田歌子在实践女校分设了速成性质的师范科和工艺科，一年即可毕业。秋瑾听说后，1905年又转回来报了实践女校的速成师范科。由于4月份才开学，所以秋瑾回国探亲，7月份再次东渡，病倒，8月份

① [日]服部繁子：“回忆秋瑾女士”，载于《秋瑾研究资料》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175页。

② 王足：“秋瑾在东京的活动及其影响”，载于《秋瑾革命史研究》，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154页。